

康节说易全书

伊川击壤集

[宋]邵雍 著 陈明 点校



学林出版社

B221.5/47

本书根据《四库全书》文渊阁本为底本

康节说易全书

伊川击壤集

(附：渔樵问对)

(宋)邵雍 著 陈明 点校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672177

学林出版社

SP103010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康节说易全书/(宋)邵雍著;陈明点校. —上海:
学林出版社,2003.12

ISBN 7-80668-470-0

I. 康... II. ①邵... ②陈... III. 周易—研究
IV. B22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1402 号

康节说易全书

作 者——[宋]邵 雍

点 校——陈 明

责任编辑——王后法

封面设计——丁光恩

出 版——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学林出版社(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)

电话:64515005 传真:64515005

发 行——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刷——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彩印厂

开 本——850×1168 1/32

印 张——121

插 页——7

字 数——2500 千字

版 次——2003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——3000 册

书 号——ISBN 7-80668-470-0/G·225

定 价——188.00 元 (本书定价:17.00 元)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出版说明

邵雍(1011—1077年),字尧夫。北宋著名理学家、象数学家、哲学家。自号安乐先生,祖籍河北范阳(今河北涿阳),后移居衡漳,再迁共城(今河南辉县),又徙洛阳。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(1011年),卒于宋神宗熙宁十年(1077年)。宋哲宗元祐中谥康节,南宋宋孝宗淳熙初从祀孔庙,追封新安伯。明代嘉靖中祀称“先儒邵子”。后世习称康节先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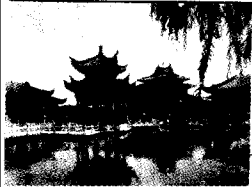
按照《谥法》用字的特定含义,温良好乐曰“康”,能固所守曰“节”,所以追谥为“康节”。

邵雍仙逝后,南宋朝廷诏谥他“配享孔庙”。一灵牌被供奉在孔圣人偶像的一旁。一介终生无职无权的布衣之士,身后能享此殊荣的,三千多年来,只有邵雍一人。

邵雍曾隐居在河南辉县的苏门山百源之上,后人称为“百源先生”。屡授官不赴。与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同为中国文化史上知名的北宋五大儒,也称“北宋五子”。邵雍以讲《易》著称,为理学象数学派的创始者。

邵雍是宋代易学大师、思想家,是一位卓尔不凡的奇才!他终生奉行的人生哲学就是:讲求高尚的道德情操,探求宇宙的无穷奥秘,研究天人的离合关系,写出传世的诗赋文章。他曾表示,一生要做到“心无妄思,足无妄去,人无妄交,物无妄受。”立身处世,都要做一个品行端正、与人为善的君子。

历史上的邵雍家境清贫、生活拮据,但他从小酷爱读书、勤奋好学,闻名乡里。当时辉县县令李之才是北宋初期著名的易学家,他为邵雍的治学精神所感动,将其平生所学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、《伏羲



八卦》、《六十四卦》图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邵雍，得到真传的邵雍更加刻苦，史书上记载他“冬不炉，夏不扇，日不再食，夜不就席枕”，经过几十年的刻苦磨砺，终于成为中国的一代易学大师。

邵雍融合儒家、道家思想，把《周易》归结为“象”和“数”，以为象数系统是最高法则，形成其象数之学（又称“先天学”），并按照自己推衍的象数解释事物的构成和变化图象，构造出宇宙发生的图象体系。认为宇宙的本源是“太极”或“道”。“太极，道之极也”，“生天地之始，太极也”。“太极一也，不动，生二，二则神也。神生数，数生象，象生器”。提倡以心来体会万物之理，即“以一心观万心，一身观万身，一物观万物，一世观万世”。世界万物均由一个总的本体“太极”演化而来，然后“一分为二”生出阴阳，“二分为四”生出日、月、星、辰四象。“四分为八”生出八卦，“八分十六”生出暑寒昼夜、雨风露雷、性情形体、飞走木草。依次分化，遂生世界万物。其象数学对于宋明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有重大影响。

《周易》，是中华民族的骄傲，是东方文化的明珠。《周易》，堪称一本奇书，满纸智慧。

《周易》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部十分重要的文献，为“六经之首”、“三玄之一”，对我国哲学、文学、史学、医学、音乐、民俗、宗教、天文、历法、数学、科技等都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三千多年来，在中华文明史上一直放射着耀眼的光芒。

中国是易学的发祥地。在我国，易学的研究历久不衰。尤其是在宋代，由于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、《太极图》、《先天图》的发现，易学研究出现了一个高峰。在易学史上，宋代的主要贡献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综合河洛之学与《易经》象数之学的成果，对宇宙、历史盛衰治乱的规律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；二是将以往这门经院哲学式的科学化繁为简，化难为易，使其迅速走向民间，它的实用价值因此日益显示，日渐扩大。而完成这两大变革的代表人物便是邵雍。



南宋大儒，著名思想家、教育家、理学家朱熹曾盛赞康节先生：

天挺人豪，英迈盖世。架风鞭霆，历览无际。

手探月窟，足躐天根。闲中今古，醉里乾坤。

北宋著名思想家，“洛学”的创始人，理学体系的形成者程颐称邵雍的学术为“内圣外王之学”。

北宋著名思想家程颐称赞邵雍“其心虚明，自能知之”。

邵雍门生张岷总结说，先生“研精极思，三十年观天地之消长，推日月之盈缩，考阴阳之度数，察刚柔之形体。故经之以元，纪之以会，参之以运，终之以世。又断自唐虞，迄于五代，本诸天道，质以人事，兴废治乱，靡所不载。其辞约，其义广，其书著，其旨隐。于是乎美矣！至矣！天下之能事毕矣！”

我们广泛搜集、整理，将邵雍的著作汇编成《康节说易全书》，以飨读者。

编者

二〇〇三年十二月



《伊川击壤集》导读

邵雍把他的自乐之诗集取名为《伊川击壤集》，是有来历的。传说唐尧时有一老者击壤而歌：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”邵雍把他的诗集定为以上名字，表明了自己要隐居不仕的心意。

邵雍精通易理，通达象数，学识渊博，但终生不仕，自称“无名公”。

邵雍不但是理学的奠基人，而且在文学上也有不可忽视的成就。他在诗歌创作上强调以“说理明道”为本，以“修词遣句”为末。他在读书讲学之余，写诗二十余卷，诗风颇像唐代的白居易，平实自然，不拘泥于文。晚年在洛阳居住，写诗更是信手拈来，自抒胸臆，脱然于诗法之外，这在宋代诗文中独树一帜。

邵雍的诗推动了当时诗革新运动的开展，在中国文学史上邵雍也占有一席之地。读他那首《逍遥吟》时，邵雍的形象仿佛就在眼前：

茅屋任意自逍遥，山径崎岖宾客少。

看的是无名花和草，听的是牧野禽声叫，

喜的是青山隐隐，乐的是绿水滔滔。

春花开得早，夏蝉枝头闹。

黄叶飘飘秋来了，白雪纷纷冬又到。

叹人生易老，总不如盖一所安乐窝，自在又逍遥。

上悬着琴棋书画，下坠着渔读耕樵。

闲来了河边钓，闷来了把琴敲。

喝一杯杜康，酒醉乐陶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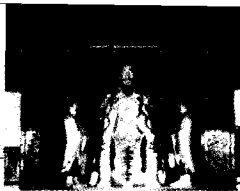
这滋味谁能知晓！



下面引用邵雍诗作《安乐窝》中关于其诗集的自我评价，以供读者鉴赏。

安乐窝中诗一编，自歌自咏自怡然。
陶熔水石闲勋业，铨择风华静事权。
意去乍乘千里马，兴来初上九重天。
欣时更改两三字，醉后吟哦五六篇。
直恐心通云天外，又疑身是洞中仙。
银河汹涌翻晴浪，玉树查牙生紫烟。
万物有情皆可状，百骸无病不能蠲。
命题滥被神相助，得句谬为人所传。
肯让贵家常奏乐，宁渐富室剩收钱。
若条此过知何限，因甚台官独未言。





《四库全书·伊川击壤集》提要

臣等谨案：《击壤集》二十卷，宋邵子撰，前有治平丙午自序，后有元祐邢恕序。晁公武《读书志》云：雍遂于易数歌诗，盖其余事亦颇切理。案：自班固作咏史诗，始兆论宗；东方朔作诫子诗，始涉理路。沿及北宋，鄙唐人之不知道，于是以论理为本，以修词为本，而诗格于是乎大变，此集其尤著者也。朱国桢《涌幢小品》曰：“佛语衍为寒山诗，儒语衍为《击壤集》。此圣人平易近人、觉世唤醒之妙用，是亦一说。然北宋自嘉以前，厌五季佻薄之乐，事事反朴还淳，其人品率以光明豁达为宗，其文章亦以平实坦易为主，故一时作者往往衍长庆余风。王禹偁诗所谓“本与乐天为后进，敢期杜甫是前身”者是也。邵子之诗，其源亦出白居易，而晚年绝意世事，不复以文字为长，意所欲言，自抒胸臆，原脱然于诗法之外。毁之者务以声律绝之，固所谓谬伤海鸟，横斤山木；誉之者以为风雅正传。庄昶诸人转相摹仿，如所谓“送我一壶陶靖节，还他两首邵尧夫”者，亦为刻画无盐，唐突西子矣，失邵子之所以为诗矣！况邵子之诗。不过不苦吟以求工，亦非以工为厉禁。如邵伯温《闻见前录》所载《安乐窝》诗曰：“半记不记梦觉后，似愁无愁情倦时。拥衾侧卧未欲起，帘外落花撩乱飞。”此虽置之江西派中，有何不可？而明人乃惟以鄙俚相高，又焉知邵子哉？《集》为邵子所自编，而杨时《龟山语录》所称“须信画前原有易，自从删后更无诗”一联，《集》中乃无之，知其随手散佚，不复收拾，真为寄意于诗而非刻意于诗者矣。又案：邵子抱道自高，盖亦颜子陋巷之志，而黄冠者流，以其先天之学，出于华山道士陈抟，又恬淡自怡，迹似黄老，遂以是集编入



《道藏·太玄部》贱字、礼字二号中，殊为诞妄。今并附辨于此，使异教无得牵附焉。

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恭校上

【解说】

《击壤集》全书共二十卷，为宋代邵雍所撰著。书前有宋代治平丙午年撰写的自序，书后有宋代元祐年间邢恕撰写的跋。晁公武在其《读书志》一书中评论说：邵雍擅长依据易学原理写“易数诗歌”，而且诗义精深；他的其他著作也都很切中易理。我们认为：自从汉代史学家班固作咏史诗以来，只是开启了以诗论史的先河；到汉代东方朔作诫子诗，才奠定了以诗论史的理论与实践基础。沿袭下来，到了北宋，诗人们认为唐代的咏史诗人并不真正懂得以诗论史的路径，所以很看不起他们，于是他们写咏史诗以论说道理为根本，并且很重视修辞，这样宋代诗歌创作的格调便发生了巨大变化，这部《击壤集》就是其中成就最为显著的作品。朱国祯在其《涌幢小品》一书中说：“佛语衍为寒山诗，儒语衍为《击壤集》。”意思是说张籍寒山寺诗充满了佛教义理，而《击壤集》阐发的都是儒家教义。他认为这些诗作都是圣人用平易近人的言语，阐发深奥的道理，具有唤醒世人，使社会觉悟的妙用。此语有理，成一家之言。然而北宋在嘉祐年间以前，由于人们厌恶五代十国时期诗风、乐风的轻佻浅薄，于是事事处处追求返璞归真，这时的人品都以光明正大、豁达大度为正宗，这时的文章也以平实朴素、浅显明了为主流，所以一个时期之内作者们往往沿袭长庆余风——即白居易的清通平易的诗风，宋代诗人王禹偁的诗中所说的“本与乐天为后进，敢期杜甫是前身”——意思是说他们都跟白居易一样向杜甫学习，学习他那种质朴的诗风，王氏此言道出了宋人文章风格的本质。

邵雍的诗，也是学习白居易，从白居易那里继承发展出来的；





而邵雍先生到了晚年，立志与世间俗事相隔绝，不再过问、参与世事，所以不再以文章见长，每欲表达思想，往往自说自语，直抒胸臆，不再讲究什么诗歌写法。批评、指责他的人，往往一定以诗歌写作的那套声律法则要求他，鄙视他，这真是所谓牵强之至，荒谬之极；称赞、颂扬他的人，则认为他的诗作深得《诗经》的正传。庄昶这些人反而刻意摹仿邵雍，如他们的诗句“送我一壶陶靖节，还他两首邵尧夫”（陶靖节即陶渊明，邵尧夫即邵雍），也都是些本为刻画丑女无盐，反而褻渎了美女西施，弄巧成拙的作品，失去了邵雍的诗歌风范。况且，邵雍的诗作并不是以苦苦吟咏来求得精美，也不以精美为禁忌。如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在其《闻见前录》里所载的《安乐窝》诗中就曾这样说：“半记不记梦觉后，似愁无愁情倦时。拥衾侧卧未欲起，帘外落花撩乱飞。”这四句诗，即使放在江西诗派之中，有什么不妥之处呢？可是明代人却只看中那些粗俗的诗作，他们又怎么能理解邵雍其人其诗呢？《击壤集》是邵雍自己亲手编定的，而杨时《龟山语录》中所载的“须信画前原有易，自从删后更无诗”一联，《击壤集》却没有收入，由此可知，邵雍写作时往往是随手写、随手扔，扔了便不再拾起收入书中，这真是所谓的思想感情都寄托在诗里又不刻意看重自己的诗。

邵雍抱定自己的学问与信念，自视甚高，这说明他具有孔门弟子颜渊身居陋巷而自得其乐的志趣。可是道家的学者们，却由于邵雍的易学属于先天八卦之学，便认为他的易学理论出自于华山道士陈抟，加上邵雍为人恬淡自适，超凡脱俗，所作所为类似信仰黄老之学的道士，于是便把他这部《击壤集》编入道教经典《道藏》的“太玄部”内的“贱字”、“礼字”两个小类中，这非常荒诞、虚妄。如今把以上辨析附在这里，使那些异端邪说不能再牵强附会，胡说八道。

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恭校上





《伊川击壤集》自序

《击壤集》，伊川翁自乐之诗也。非唯自乐，又能乐时，与万物之自得也。

伊川翁曰：子夏谓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，而形于言；声成其文，而谓之音。是知怀其时则谓之志，感其物则谓之情，发其志则谓之言，扬其情则谓之声，言成章则谓之诗，声成文则谓之音。然后闻其诗，听其音，则人之志情可知之矣。且情有七，其要在二，二谓：身也、时也。谓身则一身之休戚也，谓时则一时之否泰也。一身之休戚，则不过贫富贵贱而已；一时之否泰，则在夫兴废治乱者焉。是以仲尼删《诗》，十去其九；诸侯千有余国，《风》取十五，西周十有二王，《雅》取其六。盖垂训之道，善恶明著者存焉耳！

近世诗人，穷戚则职于怨怒，荣达则专于淫佚。身之休戚，发于喜怒；时之否泰，出于爱恶。殊不以天下大义而为言者，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。噫！情之溺人也甚于水。古者谓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，是覆载在水也，不在人也。载则为利，覆则为害，是利害在人也，不在水也。不知覆载能使人有利害耶？利害能使水有覆载耶？二者之间必有处焉，就如人能蹈水，非水能蹈人也。然而有称善蹈者，未始不为水之所害也。若外利而蹈水，则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；若内利而蹈水，则败坏之患立至于前，又何必分乎人焉、水焉！其伤性害命一也。性者，道之形体也，性伤则道亦从之矣。心者，性之郭廓也，心伤则性亦从之矣。身者，心之区宇也，身伤则心亦从之矣。物者，身之舟车也，物伤则身亦从之矣。是知以道观性，以性观心，以心观身，以身观物，治则治矣，然犹未离乎害者也。不若以道观道，以性观性，以心观心，以身观身，以物观物，则虽欲





相伤，其可得乎？若然，则以家观家，以国观国，以天下观天下，亦从而可知之矣。

予自壮岁，业于儒术，谓人世之乐，何尝有万之一二，而谓名教之乐，固有万万焉。况观物之乐，复有万万者焉。虽死生荣辱，转战于前，曾未入于胸中，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，一过乎眼也。诚为能以物观物，而两不相伤者焉。盖其间情累都忘之矣。何者？谓其所作异乎人之所作也。所作不限声律，不沿爱恶，不立固必，不希名誉，如鉴之应形，如钟之应声，其或经道之余，因闲观时，因静照物，因时起志，因物寓言，因志发咏，因言成诗，因咏成声，因诗成音，是故哀而未尝伤，乐而未尝淫。虽曰吟咏情性，曾何累于性情哉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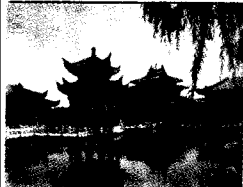
钟鼓，乐也；玉帛，礼也。与其嗜钟鼓玉帛，则斯言也不能无陋矣。必欲废钟鼓玉帛，则其如礼乐何？人谓风雅之道行于古，而不行于今，殆非通论，牵于一身而为言者也。吁！独不念天下为善者少，割善者多；造危者众，而持危者寡。志士在畎亩，则以畎亩言，故其诗名之曰《伊川击壤集》。

时有宋治平丙午中秋日也。

【解说】

这部《击壤集》，是我邵雍自娱自乐之诗。但是，我也不仅仅是用来自娱自乐，我还要拿这些诗与同时代的人们同乐，与天下万物求得和谐。

我邵雍曾经说过：“孔门弟子子夏（颜渊）说过，诗是用来表达人们的心志的。人们有了某种想法，某种感情，在心里的时候是心志，表达出来，成为言语就是诗。感情在内心涌动，势必表达出来而成为言语，声音形成曲调就是音乐。由此可知，感念时事的某种想法就是心志，感念万物的某种感觉就是感情，表达某种心志的就是言语，抒发某种感情的就是音乐。言语形成篇章就是诗歌，声音



形成曲调就是音乐。在这之后欣赏诗歌,欣赏音乐,那么人的心志和感情是什么便可以知道、理解了。感情有七个方面,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,这两个方面一是身——即人的主观方面,一是时——即人的客观方面,也就是人所处的客观世界。主观方面,是指人的欢喜与忧愁之类;客观方面,是特定时期的安乐与忧患之类。所说的欢喜与忧愁,涉及的不过是人生的贫富、贵贱罢了;所说的安乐与忧患,则是事关天下兴盛与衰败,太平与动乱罢了。因此,孔子删改《诗三百首》(即后世所称的《诗经》),删除了当时收集到的诗歌的百分之九十;当时的诸侯国有一千多个,《风》这一部只收了十五个诸侯国的民歌;西周之王即天子,共十二个,《雅》这一部分只选取涉及六个王的诗歌。这说明,为后世留下遗训,只选那些善恶显著的内容,使之保留下去。

可是近世的那些诗人们,当其处境困苦、悲戚愤懑的时候,就专门抒发怨愤之情;当其处境荣耀、显达风光的时候,又专门去尽情享受安乐淫逸的生活。究竟是欢喜还是忧愁,只从自身的喜怒出发,不论其他;处境的安乐与忧患,只从自身爱恨出发,不管事实。这样的诗人,完全不以天下大义为重而写诗,所以他们的诗作,大都沉溺于个人的感情倾向。唉呀呀!感情使人沉沦、堕落,比洪水还要厉害呀。古人所说的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,那是因为究竟是载舟还是覆舟,完全决定于水,而不是决定于人。载舟对人是利益,覆舟对人是危害,那是由于水究竟是给人带来利益还是造成危害,完全决定于人,而不是决定于水。这说明,获利或者受害,二者之间必须选择其中之一。这就像游泳,是人能游过江河,而不是江河能阻隔人。然而却有善于游泳的人反而被水淹死。如不为某种私利而游泳,那么水就会顺从人;如果为了某种私利而游泳,那么灾害立刻就会到跟前,又何必去区分利害究竟决定于人还是决定于水呢?水会伤害人,也能为人造福,这二者都是水的特性。

性情,性质,是天道的形体,它受了伤害,天道也就受了伤害,



心志，心气，是性情、性质的外表，它受了伤害，心志、心气也就受了伤害。身躯，是心志、心气的住所，它受了伤害，心志、心气也就受了伤害。外物，是身躯的舟船，它受了伤害，身躯也就受了伤害。由此可知，通过天道观察人性，通过人性观察人心，通过人心观察人身，通过人身观察外物，虽然可以把天下事情办好，可是却不一定能远离祸害。不如通过天道观察天道，通过人性观察人性，通过人心观察人心，通过人身观察人身，通过外物观察外物，那么即使它们彼此之间想伤害对方，又怎么能做得到呢？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，那么通过家庭了解家庭，通过国家了解国家，通过天下了解天下，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。

我从壮年开始，就以儒家学术为自己的事业，认为人世间的快乐，哪里有学习儒家学术快乐的万分之一二呀；并且认为，儒家之教给人们带来的快乐，简直是千千万万呀。况且，了解客观世界得到的快乐，又有千千万万。尽管人的生死荣辱，在身前转来转去，从不曾进入人的内心，这种情形真跟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没什么两样，都是从眼前一飘而过。假若真的能通过外物了解外物，那么两者都不会相互伤害。彼此之间什么情感的伤害都会忘掉，所不能忘掉的，只有诗情诗意。然而虽然不能说忘掉，其实却也是忘掉了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它与人为造作不一样。写诗不为声律规则所束缚，不听命于个人的喜欢或厌恶，不定什么条条框框，不贪图名誉，就像镜子照人或物的形象，形象一照镜子立即就会显现出来。又像敲钟，一敲立即就会发出声响。或者由于悠闲而看时事，由于宁静而了解外物，由于时事而产生心志，由于外物而寄托言说，由于心志而产生吟唱，由于言说而写成诗歌，由于咏唱而产生音乐，因此，即使悲哀也不会伤怀，即使高兴也不会淫荡。尽管说是表达、抒发性情，也不会伤害性情。

钟鼓，是音乐；玉帛，是礼器。如果诗人酷爱钟鼓与玉帛，那么他的言说必定会浅陋。一定废弃钟鼓与玉帛，那么又将如何对礼



乐呢？人们所说的高雅之道，通行于古代却不能流行于当代，这大概不能一概而论，它与个人关系十分密切，因此要因人而论。

唉呀呀！为什么不想一想，天下做善事的人太少了，而危害善人善德的人都多得很啊！制造危难的人太多了，而愿意承受危难的人却很少很少啊！志士身处民间乡野，就以民间乡野为内容表情达意，这一切都与土地有密切关系，因此我将自己的诗集取名为《伊川击壤集》。

北宋治平年间丙午年中秋节



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出版说明 | (1) | 伊川击壤集卷二 | (9) |
| 《伊川击壤集》导读 | (1) | 秋日饮郑州宋园示管城簿周正叔 | (9) |
| 《四库全书·伊川击壤集》提要 | (1) | 重阳日再到共城百源故居 | (9) |
| 《伊川击壤集》自序 | (4) | 过陕 | (9) |
| 伊川击壤集卷一 | (1) | 题黄河 | (9) |
| 观棋大吟 | (1) | 过潼关 | (10) |
| 过温寄巩县宰吴秘丞 | (4) | 题华山 | (10) |
| 新居成呈刘君玉殿院 | (4) | 宿华清宫 | (10) |
| 寄谢三城太守韩子华舍人 | (4) | 登朝元阁 | (10) |
| 答寄尧夫先生 (颍川韩绛) | (5) | 长安道路作 | (10) |
| 依韵和张元伯职方岁除 | (6) | 题留侯庙 | (10) |
| 谢郑守王密学惠酒 | (6) | 题淮阴侯庙十首 | (11) |
| 小园逢春 | (6) | 凤州郡楼上书所见 | (12) |
| 和张二少卿丈白菊 | (6) | 自凤州还至秦川驿,寄守倅薛、姚二君 | (12) |
| 生男吟 | (7) | 谢西台张元伯雪中送诗 | (12) |
| 闲吟四首 | (7) | 送猗氏张主簿 | (12) |
| 和张少卿丈再到洛阳 | (7) | 新正吟 | (13) |
| 高竹八首 | (8) | 春游五首 | (13) |